

红泥小炉

抽烟

文 / 西坡

有谁认为香烟是美食？恐怕没有吧。不过，满足口腹之欲，并且成为“日课”，自然是“食品”了；在烟民眼里，不可一日无此“君”，否则食不甘、寝难安，够得上“美事”一桩吧。从理论上说，香烟是“美食”，当无疑问。可是，香烟正如罂粟，有诱人的美，也有致命的毒，虽然它在食品店、饮食店有售，却只是“另类食品”，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，它和“食品”风马牛不相及，“美食”更无从谈起。

但我们不能对这样的现象熟视无睹：多少人因为此“君”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前赴后继，虽九死而不悔！

我不抽烟，自然无法理解瘾君子们的“执著”，倒是从文人的笔下，略窥门径。英语专家钱歌川是这样揄扬吸烟的妙处：

一个文人足不出户，至多只能看见室中一些家具，案上几卷图书和壁上几幅字画，物象所能供给他的材料，实在太有限了。单就他眼前的一事一物，虽未尝不能写出文章，不过总有时而穷。要在文字之宇宙中，效鹏程九万里，就非得借助于想象不可。想象之发生，每在云烟过眼，天际黄昏的时候。但这是自然的情景，如果想以人为的方法做成这样的环境的话，那只有吸烟。试看一口青烟喷出，眼前万物皆迷，便早已看不见壁上的画、案头的书，而只见那朦胧之中，显现着一些生龙活虎。你在那里面可以看见一切你眼前所看不见的东西。你可以看见情人的面影，你可以看见海上的蜃楼。回忆之花，可以在青烟中开放，一朵，两朵，三朵，以至于无穷。在这当儿，你的想象力正像那青烟本身一样，头头是道，无孔不入。其灵快每嫌你走笔的迟钝。你写到这里，它又展开到那里去了……

钱歌川先生是作家，固然有理由认为“抽烟有理”。然而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。以作家为代表的“脑力工作者”群体，确实“好这一口”者众多。使我不解的是，巴金也是作家，何以不抽烟而著作等身？陈省身也不抽烟，何以科研成果累累？除了作家，扛大包的工人、荷锄头的农民、拉洋车的脚夫、背大枪的士兵乃至拾破烂的瘪三，恐怕未必想写一部《战争与和平》或研究微分几何，照样抽烟不误，这又是为啥？钱先生怕是难以圆说的。好在钱先生又说过一句含糊不清的话：“善于吸烟的人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喷出许多形象。在他意造之中，自然包含着一个隐秘世界，那是不吸烟的人，怎么也想象不到的。”其实他的意思最清楚不过了，喜欢抽烟的人，追求的是暂时的“忘我”和“解脱”的境界，或者希望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世界中，哪怕只是片刻工夫。

有人说，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？人生在世，一辈子都在做有益的事固然很好，但这比较难，难免一定还会做一点点“无益”的事。。倘若要做“杀人放火”这种“无益”事的话，倒不如抽几根烟吧，虽然它也是属于“无益”的范畴，我们并不提倡。



壹周一菜

本帮烧

文 / 若丹

电视上康师傅方便面在做广告，新推出一款面叫“本帮烧”。看着电视画面流光溢彩的样子，我知道那是假的，真正的面泡出来不会是这种样子的。曾经见过有大块牛肉的红烧牛肉面广告，兴冲冲买来，只吃得面光汤尽，哪里有大块牛肉的影子？似我等这般上当者，当不在少数，不知此类广告算不算得虚假？为何不见有工商部门管？

这本帮烧又是何物呢？我翻遍了各种饮食文献，问了好几位本帮菜大师，都找不到答案。上网一查，全都是康师傅在自弹自唱，我也算是开了眼界，原来这本帮烧是“为上海地区美食特色，讲究时鲜食材，火功细致，粗细兼长”。说明白一点，就是本帮烧法嘛，你可以叫本帮红烧排骨，何必要叫得这么拗口呢。有人要说，你不必如此吹毛求疵。其实，这不是我找碴，如按康师傅的方法，四大名菜的做法可以叫成广东烧、淮扬烧、四川烧、北京烧了，世界上也要有中国烧、法国烧了，但有这样的叫法吗？

现在有些企业，为了市场不择手段。再说肯德基，本来就是一家洋快餐店，却非要打出感恩的旗号，弄出几个打着中餐名称的不伦不类的东西，似乎一下子进入“健康、营养”的境地，说到底，彻头彻尾就是一套忽悠人的伎俩。如今市场上，猪肉的身份都可查得清清楚楚，如果肯德基有诚意，也把你的鸡肉等原辅料的来龙去脉公开亮相。

写此文，只想说明，企业要发展，要回报，要推广，就要有诚意。不要为了孔方兄，而摆噱头，糊弄读者。做人，做企业，都要厚道。

夜的颜色因为美酒和光线变得别样烂漫，如同盘腿坐在幻想的山谷中，被五光十色的光线激发得心灵悸动。成人世界的童话故事从这里启航，带着欢愉带着妩媚带着零星的期待，今夜如此迷人，只是别忘眨眼。

文、摄 / 贺信

B10 美食物语
琪姐爱吃虫

B11 吃遍中国
香味溢成都

B12 饕餮四海
罗马，永恒之城和我的美味关系